





明茅元儀平策亭蹟考一卷首有自序

一篇末附上面系在六月馬議一篇



漁牧老翁後跋許慎生為志許氏書報出亭後

得之蓋與舊鈔蘆浦草記同出云

光緒二年丑秋九月

吾廷王君景記

茅氏著者多言遠了孰能時多刻入禁書中余嘗收其精鈔  
成括閑話一種今味劇碑中家以此亦作雲送還占亭者好古

余嗜才成癖必欲眼福不羨願有一時日遊不復返至為難得者恨恨者遂計之故有二一乃宋板  
大阿漫園文正公文集二乃茅元儀石氏四十集皆載之私旁年時有人送閱亦不違予珍惟皆及  
日再求竟無人送到通詢朋友告知者凡物白表皆有緣以念成書臨入刻行禁抄近五年



此書曹儀圖學海類編有之後平派  
陸核谷刻帝音齋藏書收以此種類曰宋  
撰人闕此據元人抄本蓋皆不知為茅心生所  
著也四庫全書雜史類存目一類正生誤認似云曹  
氏為黠賈所誣刪去原序而不云其後附有西南島  
大目鳥議則似未見全本予意孫書時以議中一用  
之以通叙而以終宵遊等語殊涉忌諱故先撤去耳  
此書首尾完具而其前仍闕敘行書乃原本補之 煥二記

平巢事蹟考叙



固然也唯漢之黃巾唐之芝  
巢與本朝之劉趙輩丁太平之時忽然自起天若為之然  
漢唐釀無窮之禍而本朝仍謚寧之禍亦時為之也今日  
之流寇與劉趙等似不足深慮而四方之民望風而從積



日之久已半仙芝竊揣焉虞其事之似唐也唐之禍極於後五年及今而圖可以無唐之大決裂然考古所以鏡今也唐方始禍之時沙陀五百即殲賊之十四唐之謀臣唯恐夷閭華故使巢得揉天下破兩京及諸道之師盡壁都城終莫敢先登始召雁門之帥而鷓軍四萬遂奏全捷然餘焰猶降秦宗權圍趙犇困朱溫苟非克用振其餘勇底平之事何可庶幾夫用夷之禍在游歷內地周遊城郭艷風土之繁盛習武備之削弱狡焉生心憂不旋踵驟勝必驕久聚必潰豈不深長計哉然蒙有三疑焉移唐祚者朱溫也非克用也溫乃巢之餘黨耳苟無克用溫之得為

所欲為豈不早十數禩乎此一也回紇之所以為唐禍者客也至今日之夷則窮而歸我久服戎行達官隨征本朝歷有典制此二也即恐其閭我弱而艷我盛登萊之役彼之出入中原亦已久矣此三也但須統帥得其人駕馭得其道耳用忠義沉悍之將而無使貳心之屬為之帥此統率之道也昔以名將使統率者猶為之屬則指臂之勢矣監以文吏使所過之地芻食無缺秣毫無犯此駕馭之道也不早是務必使禍極而圖之終無與于此而唐之已事不灼然乎走在士伍不與謀大計然陳子公能屈指而計吉者唯其習耳巧不過于習之門走竊自料巧固不能習



則未敢多讓也姑節略往事為平巢事蹟考使知者自考焉

元儀自序

平巢事蹟考

防風茅元儀止生輯評

唐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作亂聚眾數千人起於長垣二年五月與其黨尚君長陷濮曹州冤句人黃巢聚眾應之巢屢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故也十二月仙芝寇沂州平虜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遂以為行營招討使仍詔諸道兵并聽處分三年七月宋威擊仙芝於沂州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入賀仙芝剽掠如故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討之九月仙芝陷汝州陽武攻鄭州十月攻唐鄧遂寇淮南諸州復攻



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歛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  
延仙芝及巢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  
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  
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  
首其衆誼論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分其衆三千餘人從仙  
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黃巢分道而去四年二月仙芝  
陷鄂州巢陷鄂州七月共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  
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遯去宰相王鐸  
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威節度宰相鄭畋以二人有  
疑忿若在麾下不必為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不許十月

仙芝陷安州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仙芝  
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  
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鞠之竟不能明遂斬君長於狗脊  
嶺巢於是月陷濮州五年正月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  
溫不設備賊陷羅城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  
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至荆門遇賊沙陀縱  
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而去死者十之四先是鄭畋  
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  
併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  
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所



將兵七十人隸宋威。復奏加誣毀若勅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改請罷，又不從。至是，招討副使曾元裕大敗仙芝於申州，殺萬人，散遣者亦萬人，廼罷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二月，元裕又大破仙芝於黃梅，斬之。尚讓帥餘眾歸於巢，時巢方攻亳州，未下，讓推巢為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攻陷沂濮，掠宋汴，仙芝餘黨陷洪州，巢陷虔吉，饒信等州。九月，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十月，遂陷福州，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石鏡

都將董昌等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是年四月，鄭畋、盧攜以忿爭南詔事罷，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六年正月，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先是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多鄆人，故徒駢鎮浙西。至是，乃得討賊。四月，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上以群盜為憂，鐸曰：「臣在朝不足分朝廷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鐸奏：「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澶州，係晟之曾孫，有口才而實無勇畧，鐸以其世將，故用之。」九月，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



相請除巢率府從之巢待告身大怒攻廣州陷之挾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于彬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自將萬人於大庾嶺趣廣州巢必逃遁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壁桂水扈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不許十月徒駢淮南十一月巢士卒罹瘴疫死者十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其將尚讓追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巢趣襄陽

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仗兵林中全晟逆戰陽敗追之伏發大破之俘斬十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善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晟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初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相攜凡王鐸鄭畋所除帥多易置之廣明元年淮南將張璘及巢戰于大雲倉敗之三月盧攜奏以高駢為都統迺傳徼徼天下



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  
令攷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  
崔沆時有啓陳常為所阻五月黃巢屯信州遇疾卒徒  
多死張璘急擊之克饒州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  
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守軍皆  
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且怨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橫河  
洛今朝逆逆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軍帥鐸說駢曰妖亂百  
萬所經鎮成成若跡無人之處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  
害之地唯江淮為首彼衆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北渡  
長淮何以振束中原陷陷覆必矣駢駭然即令出軍有呂用

之者以左道媚駢頗用其言懼師鐸有功奪已权從容謂

駢曰明公勲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若盪平則

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耶為公良畫畫莫若觀釁

自求多福駢然之乃止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縱遣之

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其別將逐

陷睦婺兩州勢復振遂陷宣州七月自采石北渡直抵天

長時城內主客諸軍尚十餘萬皆良將勁兵悉願盡力出

戰然竟不議出師巢遂至北馬初巢寇廣陵江東諸侯以

駢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逋逃耳固可折筮

而擒之及是時方鎮莫不解體駢上表告急稱賊六十萬



去城無五十里先是携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  
巢不足<sup>平</sup>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遂称風痺不復  
出巢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  
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駢竟不之救  
賊遂擊全數破之詔諸道發兵屯潞水徐州兵過許昌大  
譟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  
岌詣潞水行未遠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逐能殺之自称  
留後于是潞水之兵皆散巢悉衆渡淮所過不虜掠唯取  
丁壯以益兵十月陷申州入潁宋徐克之境初巢將渡淮  
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之俟其<sup>至</sup>鎮討焉盧携曰盜賊

無敵雖與之節不能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  
賊既不能入關必還掠淝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  
繼告急攜称疾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称天補大將軍轉牒  
諸軍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  
罪無預衆人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  
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憚且令發兵守潼  
關令孜荐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  
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  
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子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  
範將之巢陷東都苗守劉凡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



閭里晏然曰今攷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張承範等發  
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  
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  
人代行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  
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  
人使托托關下合遣臣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為饋餉  
之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  
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  
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  
戰自午至酉飢甚克讓走入關賊急攻之承範悉力拒賊

自關左禁坑入夾攻關上兵潰王師會自殺承範蠻服  
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王重榮請降於賊  
詔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  
已乃歸罪盧攜貶為賓客分司攜仰藥死薦王徽裴徹同  
平章事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  
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  
帝自金光門出唯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  
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  
數十人迎於霸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  
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于道



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通巨寇且幸與元微兵以圖  
恢復卿可糾合隣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塞奏報難通  
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自稱  
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  
以尚讓為太尉以其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豆盧瑑崔沆  
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殺之唐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  
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  
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于復壁巢  
殺之夏綏節度使諸葛爽降於巢鄭畋還鳳翔名將佐議  
討賊皆曰賊勢方熾宜從容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

勸政從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  
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  
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  
固知人心固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  
詣行在名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剝血與盟完城塹繕器  
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  
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聲大振巢遣人齎詔  
召畋斬之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兵收復京師巢遣使調  
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  
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焉



重榮大敗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  
營於渭北政元冲和陳敬瑄遣兵奉迎幸成都曰今孜亦  
勸上從之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趣  
討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三月未温陷鄧州詔以鄭畋  
為京城西面諸營都統蕃漢將士赴維有功者并聽以墨  
勅除授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巢遣尚讓  
帥眾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  
千陳于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于龍  
尾陂斬首二萬餘級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史瞿稹  
謂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

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狽暴橫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說  
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請奏  
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嚮應賊不足平  
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及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率  
達靼諸部萬人赴之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本党項羌也糾  
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謀討賊奉天鎮使齊  
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効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  
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  
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  
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愧四月唐弘夫屯渭北



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拔思恭屯武功鄭畋屯  
盤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巢率眾東走程宗楚先  
入弘夫繼之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誰呼出迎爭以  
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霸上調  
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  
十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  
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五月高駢以雙雉集廣陵府舍占  
曰城邑將空惡之乃傳檄四方去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  
舟二千艘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托風濤為阻竟不發  
巢之陷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岐降之嘗以夜宴急召揚

復光左右曰周公將不利于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  
此不可圖全即請之酒酣及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  
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  
子而臣賊乎岐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  
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分軍八千人為八都  
遣牙將鹿宴弘晉揮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恭龐從等八人  
將之復光帥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六月以鄭畋為  
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陷忻代二州自稱大同  
留後八月感化軍節度使支詳遣將時溥陳璠將兵入討  
巢二人皆詳所獎拔也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河陰掠鄭



州而東及彰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  
印以相授詳不能制溥送詳歸朝璠伏甲于七里亭并其  
家屬殺之九月高駢罷兵還府十月天平節度使曹全晟  
與賊戰死之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屯興平時鳳翔倉庫  
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困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  
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亦可順守矣乃以留務委  
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昌言鳳翔節度使  
以時溥為節度使二年正月帝居成都以王鐸為諸道都  
統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  
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鹽鈔轉運使鐸

辟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岷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康實  
為先鋒使又以王虔存李孝昌柘拔思恭為京城三面都  
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察使三月朱溫據同州以鄭  
畋為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咨之李克用寇蔚州四月  
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源屯京西易定河中  
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元保大定雖屯渭橋忠武屯武功  
官軍四集漸逼長安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忠武  
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王重榮與連和擊賊  
將李詳于華州執以殉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  
前敗重榮兵于西關門於是出兵陳蔡掠河中漕米致十



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俱悉鑿舟沉於河，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辜，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為同華節度使。十月，以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巢喪二州，怒甚。將軍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諸道軍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為留後，已受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為藩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

巢前日敗，盭虜爾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十一月，黃巢兵勢尚強，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素有狗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喻鄭公而召之，必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勅召克用，喻鄭從說。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說從說厚贈之。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克用將軍四萬皆衣黑，賊憚曰：「鷄軍至矣。」當避其鋒。三年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以克



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  
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感曰令汝策  
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己乃構鐸於帝罷檢校司徒以義成  
節還屯鐸功將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數月復京  
師策勲居關東諸鎮第一田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  
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宰相請加賞以為十軍  
十二衛觀軍容使三月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遞計發兵  
三萬控藍田道遣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  
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言潛入  
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諸葛爽取河陽李克用

復敗尚讓於零口遂取華州五月克用與忠武將龐從何  
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  
成義武等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  
去多遺珍重于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  
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瑯楊復光露布王重榮屯田待敵率  
士當衛收百姓十餘萬家降賊黨三萬餘衆自收同華進  
逼京師李克用自遣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今月八日  
遣前鋒楊守忠等三十二都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  
又遣河中將劉讓等七十都繼進賊尚有堅陣來抗官軍  
李克用率勵驍雄整齊金鞞楊守忠等齊驅直入合勢夾



攻自邠至申群克大潰自望春宮賊至昇陽殿合圍其  
賊即時奔逃散入商山自收平京國三面皆立大功名破  
敵摧鋒鴈門實居其首其餘將佐同効驅馳克用時年二  
十八于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強功居第一諸將皆畏之一  
目微眇視人謂之獨眼龍六月巢使其驍將孤楷將萬人  
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于巢初陳州刺  
史趙犖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  
為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  
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犖  
先示之弱伺其無備擊襲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

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犖諭之  
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  
此州存亡且狗國而死不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  
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于州北為持久之計  
時民間無積衆賊掠人為糧置春磨寨七月以李克用為  
河東節度使鄭畋為司徒田令孜陳敬瑄令鳳翔節度使  
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之乃罷為太子  
太保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令孜大喜九月以時  
溥為東西兵馬都統四年四月周岐時溥朱全忠等以黃  
巢兵尚強求救于李克用克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



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拔之巢懼五月大雨平地三尺巢營為水所漂且聞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勇士數十千人因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克用克用追之及于中牟北王蒲渡乘其半渡奮擊大破之斬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于封丘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總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欲<sup>巢</sup>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克用至汴

州朱全忠襲之走還晉陽二月尚讓敗黃巢于瑕丘巢伏誅巢甥林言斬巢兄弟父子首來降林亦伏誅七月時溥獻黃巢首封李克用隴西郡王十二月王鐸從義昌節度使過魏州魏博節度使羅彥禎之子從訓圍而殺之掠其侍妾朝廷不詰改元光啓元年正月車駕發成都三月至京師王仙芝自甲午起至乙未巢應之甲辰始伏誅首尾凡十年



附上南京呂大司馬議

為直陳滅寇第一奇策乘時第一奇會事竊惟流寇之患  
歷代皆有而莫甚于唐末黃巢之禍今 國家當鼎盛之  
時而不幸寇勢酷似之若非速為撲滅流禍漸遠元氣漸  
剝姦雄漸生非盛世所宜有也語有之觀已成事以巢之  
強而撲滅之者終歸于沙陀之鴟兵非此則雖諸道之兵  
合集如畿如熊如虬豈其乏人又有王鐸以宰相為都統  
楊復光以監軍効死力終莫敢嬰其鋒以收復京師今合  
數省之兵以擊寇而寇不見滅縱橫自如坐困且難何況  
盪洗此非夷丁不足以勦寇亦易見矣而今之夷丁又非



若沙陀之種有李克用者狼心反覆之 為之將特以饑  
寒而來歸命一用之以逐奴而奴已據五城終於宵遯再  
用之以征賊而孔有德望風而解菜園但攻城非其所長  
故遊魂今日猶在耳然有德之終不敢出登城而決戰者  
亦畏此也昨見兵垣有調關內外夷丁三千之說甚為得  
机然賊眾矣恐鷓軍尚須四萬則此之三千未為萬全但  
關上用兵之時更不可調幸近見宣大總制張公有疏稱  
有卜石兔部落不願隨揀西遷投降入境除收補本鎮七  
千之外尚有餘人欲發山右真保河南等處勦賊愚竊以  
式古准今用夷盪寇此第一奇策也因宣大投降之夷丁

有強可用無恣可虞此第一奇會也但道路驛騷漢丁不  
免何況夷丁所至之地即有折色亦必須本色以供人馬  
故必用名將督攝而監以知兵文職方易為調劑目下本  
部詎當發兵剿賊不唯為 根本至計亦為

宗社遠謀然此中兵力可否稱任無逃明鑒似當確行此  
策以奏膚功恐糧餉無處則譬如募兵安家須用本部之  
銀今此丁不須安家即用為月餉每丁每月一兩五錢每  
馬九錢加之頭目犒勞守費不過八千金而可以為三千  
丁一月之需治四月之糧不過三萬二千兩便可奏功萬  
一過此為日不多不妨別為之計即委監者收發不入將



手更易銷筭但馬匹器械盔甲無可區處此當一而題請  
一面移咨宣大總制盡為借給量同舟之誼必無不應凱  
奏之日厥功共之使此賊不滅恐其辺戈終為晉惠巢至  
廣州又入關中已事可鑒亮無不洞悉也但須早斷以早  
致蕩平寬至上內顧之憂慰天下雲霓之望耳





